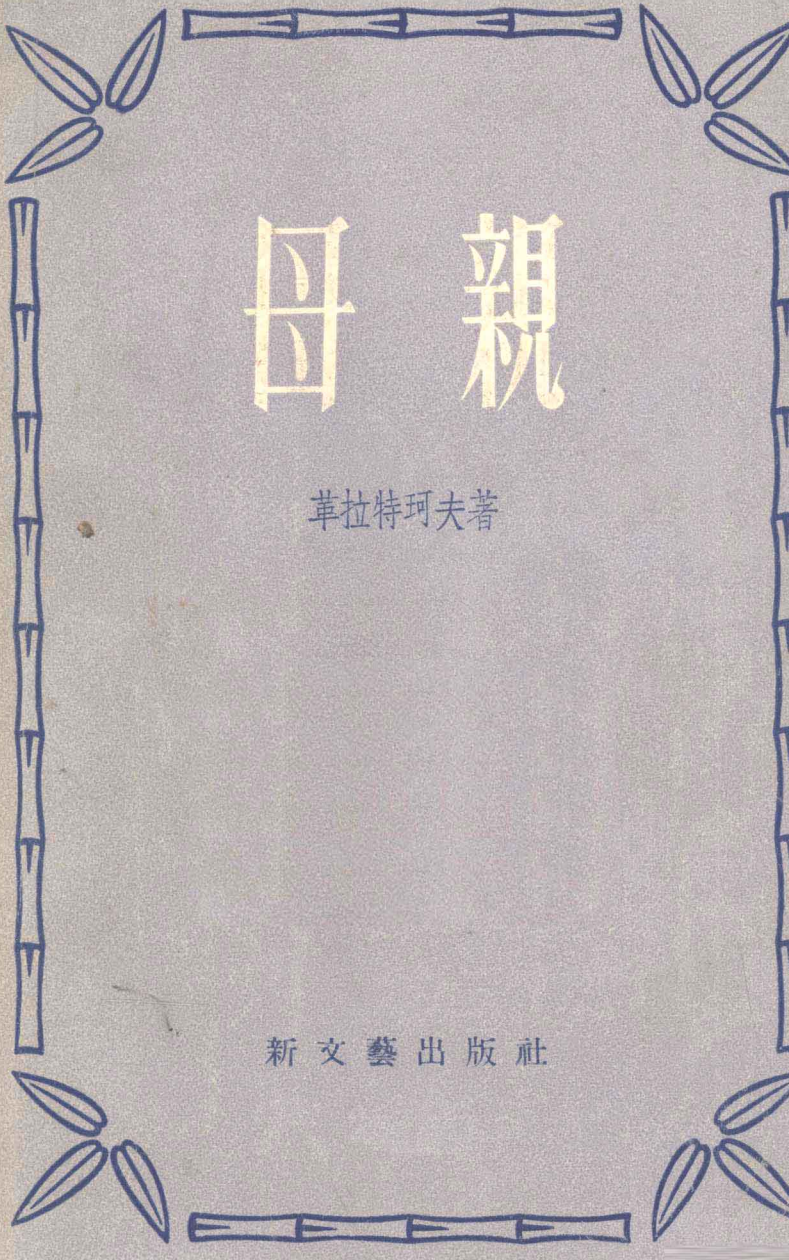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母親

革拉特珂夫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革拉特珂夫

母

親

項 星 耀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了革拉特珂夫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所寫的兩篇小說。第一篇母親，通過教師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，在自己唯一的女兒索尼雅犧牲後，所表現的思想和行動，具體而深刻地描寫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偉大的母親的形象。這是一個具有崇高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品質的母親。作品告訴我們，應該怎樣做一個母親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雖然失去了自己的女兒，但卻贏得了一切青年男女的尊敬和愛護，同時也以自己的榜樣教育和培養了這年輕一代人的心靈。

另一篇瑪拉莎的幸福，描寫一個工廠女工瑪拉莎在衛國戰爭時參加了輸血工作後，怎樣爭取為傷員輸血的故事。通過這個故事，反映了當時工人們如何以自己的勞動，甚至自己的生命和血，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。而瑪拉莎所理解的幸福，也就是為祖國和人民服務。

Федор Гладков

МАТЬ

根據 М. В. Гладк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
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譯出

母 親

革拉特珂夫著

項 星 耀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1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3/8 字數 88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9,000 定價(6) 0.36 元

目 次

母親.....	1
瑪拉莎的幸福.....	97

母 親

母親，這是偉大的、神聖的兩個字……

——尼·阿·涅克拉索夫

甚至在那一天，當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得到索尼雅死去的可怕的消息時，她也沒有驚慌失措，她跟平常一樣，在上課以前一刻鐘，拿了沉重的公事皮包，準時到達學校，和女教師們握手，坐到辦公桌的跟前。三十年來的教育生涯，使她養成了遵守時刻、努力工作的習慣和對時間的敏感（她甚至用不到鐘表），這種習慣已經成為她的本能了。

她身材瘦小，花白的頭髮象波蘭婦女似的剪得很齊整，臉狹長、蒼白，鼻子清秀、剛毅，在下巴上有一顆帶毛的痣，褐色的、非常熱烈的眼睛永遠象包藏著憂郁似的很嚴厲。她默默地、關切地、不慌不忙地、細心地翻著自己那本漆布封面的筆記本，專心地看著今天需要做的各種事情的記錄。大家很尊敬她，不知為什麼對她都很溫柔並有些怕她，跟她說話時聲調總很甜蜜，象要請她原諒什麼似的。甚至校長，那個雖然很年輕、但是經驗豐富、有些傲慢和粗暴的教育家柯歇科夫同志，跟她交談時也很當心，一邊整著衣衫，一邊無緣無故地笑著。城里每個學校里的教職員都知道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，

公認她是個優秀的女教師，時常來向她討教。學生們都崇拜她，他們離開學校時，對她懷着溫柔的回憶，終生不忘。她上課時從來不大聲喊叫，但是她的課堂紀律永遠很好。

“您靠什麼方法得到這種成績的呢，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？”同事們都很驚奇，問她。

她那對憂郁的眼睛笑着，輕聲回答（她平常說話總很輕）：

“靠互相了解……靠愛。沒有愛，也就沒有了解了。”

“但究竟是怎樣得到的呢？”

“這怎麼能用話來說清楚呢？教育，這是藝術……完全是一種心靈的藝術。”

結果同事們並不能從她那兒了解到什麼東西。但是她上課時很少沒有人來觀摩的，大家都想來欣賞一下她教導孩子時那種充滿智慧的全心全意的態度。這不是教書，這是生活本身。最普遍的問題，甚至最細微的小事，在她跟學生的談話里都獲得了巨大的、生活的意義。大家都很清楚，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和他們的心頭，都珍藏着一個重要的真理：應該使自己的生活在有意義。而要使生活有意義，就一定要永遠熱愛工作，不僅應該做好工作，而且還應該創造，使每一件事都跟個人的特色聯繫起來，成為它的優美的化身。人的使命，就是要在事物中來熱烈地體現自己，而對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堅持到底，象法拉第①、普希金和列寧那樣善于貫徹始終。生活里最美麗和輝煌的人，這是戰士，他不在困難和敵人面

① 法拉第(Michael Faraday 1791—1867)，偉大的英國物理學家，電解定律的發明者。

前畏縮不前，而是百折不撓地達到勝利。教職員們在她的課上都忘記了自己，激動地感覺到所有這些孩子——男的和女的——直到生命的終點，都將是正直的人，樂觀的和精神奮發的勞動者，也許還是先進的英雄人物和創造者。在她的課上，並沒有什麼新奇的东西，教學法是很平常的，全部教學規則也都沒有改變，但是這一切都不是故意安排着進行的，它們本身具有着深刻的、鼓舞人心的生活氣息和令人激動的純朴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在教室里，跟孩子們在一起時，正象她平常對待一切事物一樣的真誠和全心全意。

她有一個女兒，叫索尼雅，她是個活潑的、說話響亮的女孩子，有着金黃的鬚頭髮，緋紅的臉，一對大眼睛。如果把她的舉動看作無理取鬧，那自然可以認為她是個會得淘氣和說話沒有遮攔的姑娘。但是她卻敢當着大家的面，對真理直言不諱，甚至連老師也不怕。有一次上課時，一個女教師發脾氣，吆喝孩子，威脅着要把一個學生逐出教室去，這時她站起來說：

“您為什麼叫喊和發怒呢？您自己錯了，因為您不公正。您不公正，那是因為您現在既不了解我們，也不了解您自己。對不起，請您原諒我，但是我是為了希望我們能夠尊敬您，才這麼說的。”

要是男教師或者女教師里有人到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那兒去訴說索尼雅的話，那她就微笑着，帶着憂郁的同情，問道：

“難道索尼雅會侮辱您嗎？”

“她講話很放肆。”

“因為她淘氣？想在學生面前降低您的威信嗎？”

“我想不是这样。但是总不能在学生面前，使教师难堪呀，娜塔丽雅·斯捷派诺芙娜。”

“是嗎……”她沉思地說，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怎样的，但是我以为真理永远好象是很放肆的。甚至民間的格言也說：真理能刺痛眼睛。我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來面对真理，而無所怕懼。索尼雅受过热爱真理的教育，她对真理是非常关心的。”

受委屈的人走开了，他們很窘，很不滿意，他們覺得娜塔丽雅·斯捷派诺芙娜袒护自己的女兒，她的行为不象一个教师。因此，大家对她的态度也就不同，有些人不喜欢她，怕她，也有些人尊敬她，把她看做理想的女教师。

她在这个学校里不間断地工作了十四年了，战争發生时，她也在这个学校里。

战事开始的第一天，索尼雅剛讀完十年制中学，在那天她就簡單和平靜地对母親說：

“媽媽，我要去學習护士，上前綫去。”

娜塔丽雅·斯捷派诺芙娜沉默了一下，她的內心在斗争，但是她也同样簡單地回答道：

“要是你觉得这是你內心的要求，那就去吧，索尼雅。不过首先要考慮一下，你能支持得住各种困难和恐怖，能够对自己負責嗎？”

“媽媽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嗎？我一向同意你的話：真理是不可戰勝的力量，人的真正的美和他的使命就在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。媽媽，你一点也用不到为我耽心的，我在任何情況下，都能对自己負責。相信我吧，如果必要，就是死，我也能

毫不怕懼……我不會騙你的，親愛的媽媽……”

她們沒有哭。這一天，她們過得跟以前所有的日子一樣的平常。

她們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公寓里的一間小房間里。房間里光綫充足，有兩張床，鋪着白被單，很干淨，兩張桌子，一張是餐桌，一張是寫字台，她們兩人是同時在這張桌子上工作的。索尼雅已不記得父親是什麼時候死的，但是她很幸福地在這間屋子里長大了起來，因為她愛媽媽，覺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索尼雅在夏天就到前綫去了。離開家里時，她很高興，很驕傲。她穿着簇新的軍裝，跟平常不同了，她的臉上閃耀着幸福的光彩。她的帶着銀白色的、淺藍的大眼睛直率而純潔，象清澈的泉水一般，它們永遠照亮着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的心。她常常仿佛看見它們象活的和真實的一樣，出現在她的面前。索尼雅每隔幾天就寄來一張用鉛筆匆忙寫成的明信片，信寫得很勇敢，充滿了愛和溫情。可是後來有好幾個月却音信全無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象以前一樣的平靜，也象以前一樣在學校圖書館里，或者跟教務主任一起坐在教員預備室里，默默地努力工作。她那張有着細小的皺紋的臉象以前一樣的沉靜和專心致志；她跟同事們說話時也跟以前一樣的笑着，而在那對永遠困倦的、非常仁慈的、熱烈的眼睛里流露出智慧的憂愁來。但是在這對眼睛里出現了某種新的生命：在它們的深處顫栗着驚悸不安，間或閃現出那又象恐懼、又象痛苦的疑問的火花。

當教務主任西莫奇金，那個腳很短、身子很胖、臉蛋通紅、

眼珠突出的人，問起索尼雅的消息時，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却不大願意回答他的問題，使他吃驚的是她說話時還帶着冷淡的客氣的神色。她回答道：

“暫時沒有消息。”

“這個野姑娘，她這是怎麼啦？前綫自然是前綫，可是總不能忘記媽媽呀。”

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微微笑着，結束談話道：

“大概是不能不這樣吧。”

在教員預備室里，每天總有幾個年老和年輕的女教師聚在一起，談論糧食供應証、面包、馬鈴薯，談論很多時候沒有買到牛油和肉了，談論市場上的物價上漲了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坐在一邊，跟大伙兒離得很遠，一聲不響，專心地準備功課。有時候人家也以討好的口氣問她道：

“日子過得怎麼樣，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？”

她並不停下工作，冷淡地回答道：

“很好。”

“得啦，什麼很好！難道您是例外不成？當然啦，您只有一個人。”

她抬起花白頭髮的腦袋來，朝女教師們看了一下，溫暖的眼睛里帶着親切的憂郁。

“為什麼呢？我並不是一個人，我也不是例外。不過，的確，我沒有什麼要抱怨的。”

有一個教低年級的很年輕的女教師奧麗雅·達維陀娃真心實意地愛着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。她是個共青團員，緋紅的面頰，胖身體，時常害羞和對事物感到驚訝。她崇拜娜塔

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，注意地听她說話，象个女学生一样。索尼雅到前綫去以后，她便設法每天和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見面，挨着她的肩膀，用恳求的声音問道：

“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，親爱的，您肯帮助我嗎？”

“帮助什么，奥丽恩卡^①？”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覺得很奇怪，親切地說。“你現在最好多讀些教育著作，考慮考慮怎样用自己独創性的劳动來引導学生。要是你有什么問題、困难和这一类事情，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。”

“呀，不是这些事！我不过希望……这样……时常跟您在一起。是的，或者上您家里去走走。”

“奥丽恩卡，我很欢迎，你什么时候想來，就來好了。”

“您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，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！”

“得啦，別說这种話，奥丽雅，別說！……”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微微有些嚴厉地打断了她的話，随后又帶着愉快的心切的心情約她道：“春天快來了，我們一起到鄉下去，做田野工作去。”

“可惜，索尼雅不在这兒，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。要是能够一起去……那有多么好呀！”

“索尼雅，她在別的田野里，在那更重要和更困难的田野里。”

“并且也是很危險的田野，娜塔丽雅·斯捷派諾芙娜，那兒一直在炮火下面……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担当得了的。”于是奥丽雅失望地輕声說：“他們就不讓我去……他們說：‘您應該

① 奥丽雅的爱称。

去教育孩子，教導他們熱愛祖國，而不是去打仗。’”

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贊成地點點頭，輕聲笑了。

“大概，應該是這樣的，奧麗恩卡。這很對。”

夜晚，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坐在桌子旁邊，翻看着索尼雅留下的東西。這些遺物是她的女兒的一生的歷史。現在她拿的是一隻舊的金質小飾匣，匣子上有着索尼雅的浮雕象，這是她剛滿一周歲時的紀念物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打開匣子，對一縷金黃色的鬚頭髮看了很久，這縷鬚頭髮是她在那一天剪下來，放在小飾匣里的。這些金黃的頭髮在失去光澤的金質匣底里保藏了十八年了，但是它們還象以前一樣的具有生氣和使人震驚地光彩煥發。它們在笑着，咿咿呀呀地叫她“媽媽”呢——在那些日子裡，索尼雅已經很有把握和很興奮地學會了說這第一句話了。溫柔的眼淚充滿在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的眼睛裡，小飾匣在眼淚裡浮開了，象消失在迷霧裡一樣。她擦干了眼淚，於是小飾匣又恢復了，又握在她的手心裡了。她覺得，這些頭髮在發放出溫暖的、還不能跟她的心分開的小身體的氣息。那個時候，索尼雅還在地上爬着，用手緊緊抓住了椅子，學習站立和用光裸的小腿跨步子。也是在那個時候，當她看見一隻花蝴蝶拍動着翅膀，在她的金黃的鬚頭髮上翩翩飛翔時，她第一次大聲地和興奮地哈哈笑了。

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拿起一隻小箱子來，箱子上有着鑲木的雕花細工，這是她過去的一個學生送的，現在他在一個有很多手藝高明的手工工匠的省裡做執委會的主席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小心地、象拿珠寶一樣地從箱子里取出索尼雅嬰孩時代穿的襯衣、小拖鞋、帶着一個大圓環和一個小

圈的橡皮奶头和她的一些很簡單的玩具來，她把這些東西全都攤在桌上。她仿佛嗅到它們還在發散出吃奶孩子身上的氣息。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想起了索尼雅怎樣躺在她的膝蓋上，小眼睛笑着，一眼不睜地看着她。橡皮奶頭在她的舌頭上顫動；女兒好象在母親的臉上發現了什麼非常有趣和新鮮的東西似的，開心地唱了起來：

“得一得一得一得……”

這是很有趣的。

然後桌上出現了一些紙張，紙張上有索尼雅最早練習寫字時塗寫的一個個很大的字，她用無力的小手畫的歪歪斜斜的圖畫——這是些馬、人和房屋，房屋頂上有煙，煙象螺狀鉄絲似的彎彎曲曲。桌上還有她最早讀的一些小書本。以後是她做功課用的一些練習本，從這些練習本上可以看出索尼雅怎樣一年一年地長大和成熟了。

索尼雅的性格表現得很鮮明和突出的一件事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那年她十三歲。她的學習成績很好，她好象总觉得功課非常容易。她能够取得這種成績，不僅因為她很有才能，而且也因為有着一種內在的力量，那種仿佛對事物具有直覺一般的力量，在推動着她。不管老師出的題目多么困難和枯燥，她總能很快做完，而且还很興奮地陶醉在這里邊，好象她在这上面發現了什麼特殊的、隱秘的詩意似的。往往，她坐到桌旁的凳子上，打開練習簿和書本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努力使自己思想集中，眼睛朝上瞪着，想了一想，就忽然笑了，仿佛火花在她的心里爆發了。筆在紙上沙沙地响，她一邊哼唱着，一邊不停手地寫着，沒多久就把作文做完了，然後，她睜着熱

烈的眼睛，滿意地說道：

“媽媽，你要我讀給你听嗎？”

她做數學題時很頑強，帶着奇怪的激怒的情緒；但是在困難面前退却和陷入失望的事，她從來也沒有過。有時候，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看到題目并不容易，索尼雅的眼睛因此變得很凶惡，上嘴唇蓋着一層汗珠，這時，母親就謹慎地想去幫助她。

“索尼雅，你的困難在哪里呀？”

“媽媽，別管我。題目本來就是為了要人來解答才有的。這總是困難的。可是你自己說過，做每一件事都應該堅持到底。”

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感動地看着她，笑了。索尼雅講的話，就是她娜塔麗雅·斯捷派諾芙娜講的。索尼雅重復着她的話，但是這些話在這個女孩子的嘴里講出來時，口氣不同了，它們變得年輕、熱情和充滿着信心。

索尼雅在學校里的行為也是這樣充滿信心和熱烈的。有些男教師和女教師並不喜歡這樣，他們覺得她是過份聰明了。

這件事在學校的日常生活里，本來是無關緊要的，但是它却強烈地激動了每一個同學和老師，原因就在於這件事情的主角是索尼雅。

有一個男孩子名叫巴沙·札巴爾金，他和索尼雅是同班的同學，他經常頭髮蓬鬆，衣服不整潔，臉和手都骯髒得叫人討厭。他對老師總是毫無禮貌，好像他對他們有什麼仇恨要報復似的。他特別喜歡跟那班年輕的女教師搗蛋，她們因為沒有經驗，時常驚慌失措，絕望得漲紅了臉罵他，把他趕出教室去。他咧開嘴巴笑着，而那對頑皮的眼睛露出了嘲笑的光

芒，來回答女教師的憤怒。他坐在索尼雅後面，當她回過頭去看他時，他就調皮地對她睜大眼睛，顯得很高興。他的功課並不壞，這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孩子，但是他每一季度的品行總是不及格的。他熱中於玩擲錢遊戲^①，休息時，他就把孩子們引去玩這東西。這時候，他的眼睛射出凶狠的光芒來。校長把他叫去了，他從他辦公室出來時，臉色蒼白，眼瞳里包含着憤怒。有一次他把一頭毛茸茸的黑色看家狗帶進了教室去。當孩子們開始趕走它時，他就奔過去要揍他們。他們避开了他，但並不是因為怕挨他的拳頭，而是他的臉吓退了他們：他的臉忽然變瘦了，面色鉄青，樣子很可怕。大家覺得在這時候，他甚至可以殺死他們。另外有一次，他帶了個做得很稀奇和精細的風磨模型到學校里來，風磨上到處雕着花紋，交叉地釘着無數椽子，風翼是用三夾板做的，車輪和齒輪都很精巧。在上課以前，大家到街上去，把風磨放在風里，磨就快活地揮動翼子，轉動輪子，而齒輪和車軸都吱吱地響了起來。

使大家——包括孩子和教師在內——很驚奇的是索尼雅跟他極要好，他們兩人放學後一起離開學校，早上見面時，互相高興地笑着。在有些女教師的身上，這種驚奇變成了對他們的厭惡。有一個叫沙勃洛娃的瘦骨嶙嶙的教數學的長腳老太婆，特別討厭他們，她臉色紫紅，臉上布滿血筋，她的鼻子很長，眼睛却很小。她走路時腳步很大，象個男人，長裙子時常絆在腳上。教室里一不安靜，她就睜大着眼睛，神經質地大聲嚷道：

“索尼雅！還有你，札巴爾金！你們就不能少講几句知心

① 這是猜測錢落下地時，是正面還是反面的一種遊戲。

話嗎？”

學生們都預感到快起爭執了，便聳耳靜听着。

索尼雅憤慨地站了起來。

“叶卡杰林娜·尼加拉耶芙娜，您为什么要冤枉我和札巴
尔金呢？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沙勃洛娃把攤開的書本湊到耳朵旁邊，刻
毒地反問道。“您想証明這跟你們沒有關係嗎？”

索尼雅嚴厲地回答說：

“我不是証明，我是告訴您：我永遠不能忍受不公正的
事。”

“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”

“沒有了，我只請求您公正一些，免得失去我們對您的尊
敬。”

“您真是個太熱心的姑娘，”沙勃洛娃諷刺她道，她的嘴
唇上噴滿了唾沫。

巴沙①在後面鄙夷地輕聲叨咕了一句：

“索恩卡②，別去理睬這把拖帚③！……”

“為什麼？”索尼雅回過頭來對巴維爾大聲說。“好的教師
就一定應該是一個好的人。”

沙勃洛娃走近他們去，她的鼻子氣得發青，眼光象針尖似
的刺人。

① 巴沙系巴維爾的愛稱。

② 索尼雅的愛稱。

③ 俄語中“拖帚”與沙勃洛娃發音相近，故這麼說。

“巴維爾，你說什麼？再說一遍。”

巴維爾挑畔地站起來，粗暴地、斬釘截鐵地說：

“不說。”

此后沒多久就發生了那件事，它差一點爆發成一場大風波。索尼雅送了一支自來水筆給巴維爾，這是一支黑色的、發着光澤的筆，筆上有金質的邊箍。索尼雅看到他的眼睛因此閃射出幸福的光芒來時，感到很高興。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，簡單地說道：

“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的。這樣的鋼筆，我盼望了很久了。”

在這同一天上，有一個學生遺失了同樣的一支鋼筆。這個淺黑皮膚的小胖子謝廖沙遺失了東西，倒好像很得意似的，在教室裡到處嚷嚷：

“是誰偷走了我的自來水筆？我抓到這個小賊，非揍塌他的鼻子不可。”

值日員當然有責任把失竊的事報告沙勃洛娃。

一個不聲不響的、用功的學生——他的姓很奇怪，叫做勃黎亞哈——站了起來，回答沙勃洛娃的嚴厲的查問，他諂媚地說道：

“我看見這支筆握在札巴爾金的手上。”

巴維爾站了起來，憤怒得漲紅了臉，問他道：

“那麼，照你說，這支筆是我偷的了？”

勃黎亞哈胆怯地、結結巴巴地說道：

“我不知道。可是筆，我看見在你那裡。”

這時索尼雅也站起來了，但是巴維爾生氣地叫她坐下去。